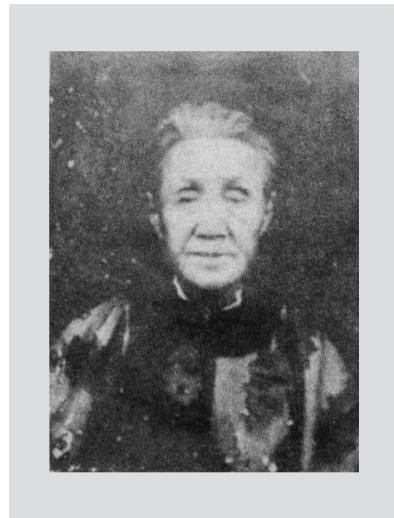


## 崇川往事

## 张謇与护国将军蔡锷的交往(四)

□羌松延



蔡锷之母王太夫人

关于张謇愿资助蔡锷之子留学一事,有当年身处现场、名“智谦”者曾以《张謇含泪祭松坡》为题记述了这一场景:

……送丧专轮将至天生港埠时,鸣炮十九响,军乐与哀歌相和,其音之惨,闻之令人含泪。张以最恭敬之态度,慢步登轮。在蔡灵位前,沉默良久,老泪纵横,向蔡夫人曰:“留一公子南通,由余教养,长大出洋留学,费用均由余负担。”蔡之大夫人及二夫人闻张之美意,乃率领儿辈叩头感谢曰:“儿辈年龄太小,不肯轻离母去,感谢盛意!”张随将蔡子接抱怀中,注意视之,泪洒满襟。因蔡夫人爱子心殷,未能强留,一叹而罢。(1936年8月30日《南京晚报》)

在张謇路祭蔡锷之后,故事并未随之结束。

12月18日路祭当天,一贯热心于各项活动并勤于日记的吴浦云,因其二姐婚礼而未能与师生同往天生港。但在回校得知张謇演说内容后,他竟将其中的“君子之所不可及者,其惟人之所不见乎”等句“日日诵之”。1917年元日前的一天(腊月初七),张謇专程来到师范校并“训全体(学生)”,再次以蔡锷之为人做事为例勉励通师学子。这次训词至今未见收录,幸有学生吴浦云,当天曾记下主要内容,兹节录于下:

吾前日在江干祭蔡先生,教诸生一课,诸生有疑否乎?夫蔡先生,湖南人,以六百文而至上海,以六元而至日本,诸生有此毅力能为是举乎?!其为学生也,力学不懈,处同学以敬、以诚,师友信重之。既毕业,当云南某地之排长,训兵士克尽厥职,金钱来往,清楚之不乱,士卒亦信仰之。故,此次复至云南,成事甚易者,亦以昔日有基也。他省方争饷未艾,为盗贼无所不至,而蔡先生部下惟命是从,一言改散,毫无异言,此部下六千余人者,非人人君子也,亦有所感而若是也。若黄兴者,与蔡公相较则有间矣。黄兴借钱不知还,其心之欲新中国与蔡公无异也,但黄之心欲新过度矣,蔡心欲新能适中,不过不及,兹可贵耳!诸生:故人之为学在学保存其良心,良心不失而能有日新之功,则蔡公可学而至也!黄兴当癸丑年谋乱之先,余曾忠告之“莫为”,不听,后卒失败,乃来书悔过,信余言不谬,悔未能从,可知黄克强者,亦国民党中之有良心者也!其他今日之向政府索数百万者,其心不知胡其所底矣!孟子曰:人人皆可以为尧舜。余谓:人人皆可以为蔡锷,其初在审所用心,明是非之辨而已。

转眼到了1918年的夏天,在得知蔡锷之母王太夫人王再秀即将迎来六旬正寿的消息后,重情重义的张謇于七月初一撰文贺寿,并在当天日记记

下“阳八月七日。作蔡松坡母寿词”。一时间,“域内名流海邦隽宿缅怀前烈,思赞芳猷”(梁启超语)。

在上海为蔡锷举办公祭与私祭后,梁启超曾向各界倡建一座图书馆,以纪念他的这位同甘共苦、功在国家的高徒。但后“以时事多故,集资不易,仅在上海置松社”。1920年,张謇与丁文江等参与发起并成立共学社。共学社的主要工作除了出版外,就是倡导图书馆事业。1923年11月4日,共学社将当年为纪念蔡锷而设立的松社迁至文化重心北京,扩大规模,并正式更名为松坡图书馆。

总之,张謇与蔡锷之间的诚挚交往,洗去功利世俗,尽显真诚友谊,谱写了一曲佳话。张謇嫡孙张绪武说过:“祖父曾表示,他一生最敬佩两个人,一个是孙中山,一个是蔡锷,孙中山创立了中华民国,而蔡锷则维护了民国。”

遥想一百多年前的近代中国,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,包括张謇、蔡锷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有识之士,曾经提出了共和建国、实业救国等各种方案,有的甚至为之献出了生命。若从张蔡二人的交往与各自人生追求与社会功绩来说建设、话变革、谈爱国、论社会责任,那么,即使放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,仍具有很强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。

## 旧文新刊

## 张謇的两个职务

□管劲丞

## 关于张謇被派为江苏宣慰使的问题

武昌起义不久,清廷起用袁世凯组织内阁。九月二十三,又以谕旨派张謇为江苏宣慰使,接着任为农工商大臣。此见《九录》及传记“张謇致袁内阁代辞宣慰使、农工商大臣也”。但在年谱上,却不是江苏宣慰使,而作东南宣慰使,其手稿影印本同。为此,是江苏宣慰使,还是东南宣慰使,便成为问题。以汤寿潜同时被派为浙江宣慰使推断,当作江苏宣慰使,而东南二字,疑张謇笔误。而张謇订年谱,系以日记作参考,手稿本作东南宣慰使,似不能必其笔误。且致袁内阁电,首云

“报载二十三日谕旨”,也许张謇发电请代辞时,只见报载,日后始奉廷寄谕旨作东南宣慰使,所以年谱作廷寄“任张謇为农工商大臣、东南宣慰使。”又按张当时为东南立宪派的领袖,声望远过汤寿潜,袁世凯组织内阁,正拟利用张謇,将他地位放在汤寿潜之上,其一为东南宣慰使,一为浙江宣慰使,可能意在示宣慰权限有差别。

## 张謇在满清最后的官衔

张謇中了状元,曾自称“謇天与野性,本无宦情”,又说“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,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。”事实上他在丁忧起复乃至散馆之后,

的确不曾作官禄的夤缘。他的儿子张孝若作传记,说他不做官是素志,对官不官的问题,已经抛之九霄云外。其实这应该由于他少年耻卑官,及至有了相当名望,又选择新的出路,决定从兴办实业教育来成名养望,积累政治资本。对于官非不为也,盖有待也。直到清末,他的本官依旧是状元例行授职的翰林院修撰,六品官耳。还比不上捐监出身的乃兄张謇,几次连捐带保已过了候补道班子。宣统间名望高了,添上学部一等咨议官,商部头等顾问官,商务局总理一个不明官阶的名义,并获得特赏二品衔。他被称张四大人,戴粉红顶子,是从这上来的。

## 海陵旧话

## 如皋沙氏三世祖至七世祖的故事

□彭伟

沙淳(1480—1570)是如皋沙氏三世祖。他的后人沙熙文有录:明朝正德、嘉靖时期,江岸田地坍塌,可是农民仍需按照原有田亩缴粮,导致他们苦不堪言。沙淳见状,为民请愿,向县里奏明:呈请照田均课,即按照耕种田亩收税。后由钦差巡抚都御史,前往石庄,重新丈量,免去塌毁田地的课税。沙淳立下大功。嘉靖年间,如皋知县黎尧勋上疏分配田地,还提及了这段佳话,并记入县志。后来重修县志,撰写人员想要删去沙淳功绩。王友刚、姜岱贲等人表示反对。

沙淳生有四子,其中长子沙恩是沙元炳先生的四世祖。沙恩,字叔和,号江南。《叔和公传》记载,沙恩天生聪敏,很是特别。从小受到严格的教育,因此长大后,事事都能干,又能友善弟弟。他做事很小心,处处以身作则,工作越来越顺利。父亲沙淳是一位老寿星,这要归功于沙恩顺从父亲,小心翼翼地伺候老人。沙恩夫人何氏是一位贤内助,全力相助夫婿,管理好家事。家庭和睦,沙家被誉为“巨宗德门”。

沙恩共有五子,其中第五子沙极——沙元炳的五世祖。沙极,字会乡,号怀江。《会乡公传》记载,沙极佩服父亲的家训。他的年龄在众兄弟中殿后,但人很出色。他身材魁梧、声如洪钟,遇人总是那副毕恭毕敬的谦虚样貌。虽有寸长片善,但是他从不想表现自己。他喜好修身,善于书法,寄情于翰墨。每每有娱乐时间,他总是抓紧时机,阅读经书。众兄弟互为竞争,宗族老人总是推许沙极。他却不自满,不与他人计较,总是敬重他人。锱铢明心,从不必较,不设畦畛,很是大度。长辈为他惊奇:晚辈能够如此兼顾他人。普通人不能明白他的志气。乡间,有年纪大的族人,遇到未能平息的事情,就请沙极出面调解。他进行辨析,遇事者如同心中吃了药剂,变得冷静,反思自己的错误,令人称妙。他娶周氏为妻,共生四子。其中沙燧为沙元炳的六世祖。

因为笔者所见家谱,略有缺失,仅见《望南公传》。据此沙燧,字以照,号望南。其母共生儿子四人。其余三个都先离去,只有沙燧独自继承父亲留下的家业和遗志。他谨记父亲遗训,对人和睦,做事勤奋。他深得治家之道,常常未雨绸缪。长辈没有顾及的地方,他总能想法补救。古人说:创业、守业为“二难”。对于沙燧来说,真是守业难,尤其是兄弟先后早逝。如何使得他们的后人和睦相处,实在不易。沙燧朴实地对待他们。沙燧还曾救人一命。有回他在江边寻找渡船,看见贼人解绳偷船。船才入江,风过大,沙燧立刻跳上船,贼人幸免于难。船公对沙燧说:今日乌篷船遇到贼人,只能把它丢弃在苇叶中间。你怎么落入贼人手中?初次相遇,就救人。贼人认为沙燧是绿林好汉,感激他,重新做人。沙燧先后娶沈氏、邹氏,生子维基、维墉、维藩、维远、基远。其中老二维墉是沙元炳的七世祖。